

翟永明 著

白夜譚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翟永明 著

白夜譚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夜谭 / 翟永明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360-5696-1

I. 白… II. 翟…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469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李晓军
内文设计: 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我和白夜(序)

Tales of White Nights

翟永明

我生来不是作商人的料，尽管我的血液中流动有商人的血液。我的外公他死得太早，菩萨保佑。他没有能够将他的精明头脑和经商才能，全部遗传给我的母亲。听我母亲讲：外公事业兴旺时，成都有一条街的铺面都是他的。但是，天妒良才，他没能活到将产业平平安安遗留给儿女的年龄，而是病逝他乡。他的财产，孤儿寡母也未能保得住，最后被族长用一口镶珍珠的高级香檀木棺材，将其置换了。我很想顺势写下去，那会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与本书无关，只能留在下一本书中发挥了。

我的母亲，血液中还是残留了一点外公的商业基因。所以，她一直是女人中思维极其敏捷和理性的一类。生不逢时，我常常想：如果母亲是生在这个时代，她也一定是个女强人，不是某某排行榜上的女杰，也是某某企业的老总。我后来接触了这两大类百炼成钢的女人，说实话，比起我妈的思维和分析能力来说，也不怎么样。但是，这个思路也只能戛然而止，留待下一本书发挥。

我的父亲，专业是财务会计。但他更喜欢的是文学，以及文学创作。但是在他的那个时代，在他所置身的那个环境中，这一爱好一直被悄悄地隐藏起来。文革中，被他藏在床底下的几箱书，成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教

材。直到退休之后，父亲才能够公开地写作起来，不为任何目的，只是纯粹地写作。父亲的文笔非常好，文字简练、克制，不加修饰。每当我由衷地赞场时，父亲就说：这是长期写财务报告的结果。

轮到我出场时，父亲的财务专业头脑，对我没有半点影响。相反，我小时候看到过几则会计贪污巨款被枪毙的消息，从此后，就像得了强迫症式的，最害怕长大以后的工作是会计。在白夜，我最烦的就是我的搭档戴红，又拿着每月的进出账单来找我，事无巨细地计算支出，并要求我弄清楚每一项数据。这样说，并不是表示我完全没有商业头脑。外公的聪明才智和对商业高屋建瓴的认识，母亲的敏捷思维和决断能力，通过DNA传递到我，已经稀释了很多。残留的部分，就是让我还有一点商业眼光，和时不时迸发出来、但极不稳定的商业灵感。

我和白夜的故事，就从有一天，在玉林西路迸发出来的灵感，开始说起。

1998年的一天上午，我路过离家很近的玉林西路，在路口一家未开门的服装店门口，我看到了一则招租广告。

这是一个扇形的店门，从风水学上说，它位于非常好的一个路口（我对风水有一种直觉）。坐北朝南、门面宽阔，正对一个丁字路口。前面是通畅的玉林西路，右边是一条小街。我大约只考虑了一分钟，就从卷帘门上揭下来了这则广告。从那一刻到现在，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998年的冬天寒冷无比，风好像格外有耐心，吹得我骨冷心寒。但是，我那许久才迸发一次的灵感告诉我：就这样了，把这家服装店盘下来，开成酒吧。接近元旦的前一天，我说服了多年好友戴红，与我一起作这件事。

在此之前，戴红供职于成都东郊一家大厂，生平还从未进过酒吧。“真的有人会跑到一个陌生地方，花钱买酒喝吗？”。她仍然一肚子疑虑，这样问了我好几次，其实她是问自己。我还记得签合同的那一天，我俩站

在服装店前，我叹道：“面积再大点就好了。”我最关心的是：怎样把51平方米，尽量安排坐下更多的人。戴红此时最关心的则是亏损问题。

她又一次开始问：“你说，我们开张后，到底会亏三个月还是亏四个月，然后才开始有点起色？”

我生气得不行，简直觉得是对我的商业灵感的污辱：“你怎么还没开始作事，首先想的就是要亏，凭什么我们要亏呵？”

“凭什么，就凭你从来没作过生意，而且还对此从来都不感兴趣。”

临战离心，乃商业大忌。这点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没跟她继续争论，而是再次用美好的前景去打动她。

这件事，按说我最应该跟我妈商量。但是，自从我擅自离开人人羡慕的西南技术物理所之后，我妈就对我的前程不抱什么指望。我也自觉理亏，遇事更加擅自作主。现在想来，我对她老人家真是理解不够。如若我去问她，她一定想都不想的说：既然要作事，还想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虽然我内心也存有疑惑，但是外公和母亲的基因，在关键时刻，也让我横下了一条心。戴红，怀着对我的一种基本信任，更多的是一种从众心理（我的众朋友们纷纷支持），也当众作出一种破釜沉舟的姿态。

事后，我知道戴红内心其实一直惴惴不安的。毕竟她不像我，我很早就离开体制。体制内那只铁饭碗，从来就没有让我留恋过；即便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从那时至现在，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两点一线：从白夜到家；从写作到经营。白夜和写作，纵贯了我生活中十年的时间，也纵贯了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十年的变迁。

这本书，写的就是这十年中围绕白夜的种种点点滴滴的趣事，以及成都朋友圈子中的人和事。

2008. 6. 8

CONTENTS

目录

序：我和白夜 / 翟永明 ····· 1

第一辑 人和事

玉林西路的左岸生活 ····· 3

以白夜为坐标 ····· 7

白夜逃亡 ····· 16

白夜月色 ····· 19

白夜谭 ····· 26

在白夜朗诵 ····· 42

白夜联句 ····· 45

白色装置我们 ····· 47

关于白夜的一次现场报道 ····· 52

白夜十问 ····· 58

——从“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看白夜

第二辑 诗和酒

白夜往事：马松 ····· 71

旁观者：钟鸣 ····· 77

李亚伟：不是豪猪非莽汉 ····· 85

马达VS邱黯雄 ·····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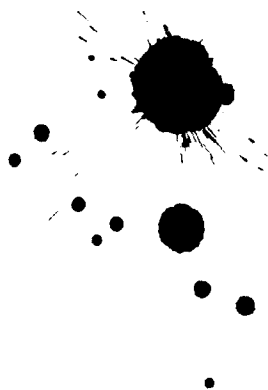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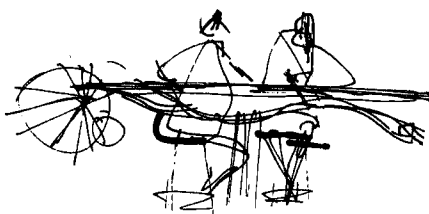
- 小竹和他的舅舅 ····· 95
- 为白夜设计 ····· 101
- 乌青是怎样拍“找钱”的? ····· 105
- 痛苦不是可耻的 ····· 110
- 在饮食中拈伙食 ····· 113
- 生女当如洁尘 ····· 118
- 作家马原 ····· 123
- 一对兄弟在白夜 ····· 125
- 欧师按摩康 ····· 132
- 戴红 ····· 136
- 阿来 ····· 140
- 女士最爱鸡尾酒 ····· 143
- B52—轰炸机 ····· 148
- 百利甜 ····· 154

第三辑 附录

- 白夜影音周发起筹办始末 ····· 163
- 一次被取消了的诗歌节 ····· 169
- 白夜小事记 ····· 182
- 代后记：新白夜开张 / 翟永明 ····· 188



白夜谭
Tales
of
White Nights



第一辑
人和事

有诗为证：
她拎着裙子走上来，拿起书
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但她觉得一切很熟悉，像读自己

故事刚刚开始
传说这样结束
——正值乌鸦活动的时候

组诗《女人——夜境》

玉林西路的左岸生活

Tales of White Nights

好几年前，我在成都玉林的小酒馆里与朋友喝酒，那时，我还没动过念头要开白夜酒吧。我突然对一个刚从法国来成都的女孩说：“我觉得巴黎很像成都”，周围顿时笑翻了一片。我想他们可能觉得我口气之大令人绝倒，但那法国女孩却并不这样认为，她认真地回答我说是的，成都很像巴黎，尤其是玉林。

我和法国女孩说到的是一个城市的气质，生活形态，幸福指标，个人自由度。这一点与一个城市的大小、穷富，在历史地位上的轻重，咖啡的火候和香水的纯正度无关。左岸都是相似的，右岸却各有各的不同。成都都是一个不思大变，小康既富，全民享乐的城市。生活节奏缓慢，物质和精神供应丰沛，气候和阶级关系含混暧昧。富人能够在“皇城老妈”吃火锅，穷人则可以在街边苍蝇馆吃小火锅，（有时富人也爱去）。有钱可以去“太平洋百货”买名牌，买了也无人问起；没钱可以去染房街买假货，配搭好了照样有人喝彩。

1994年的玉林还是几条街外加望得到绿色的田野，没有人想得到它很快会成为一个繁荣、新兴、开放和享乐的街区，并由此辐射到整个城南。1996年，我搬到玉林西路时，也没想到这里，将会是成都最早的酒吧一条



白夜外景

街。很快尾随而至的五六位画家朋友，也主要是看中了这儿的几幢水泥现浇的大空间房子，可用作画室。再后来的艺术家，则是看中了便宜的房租和已成的艺术气氛。很快，这里就形成了一个艺术圈。同时，也形成了心醉神迷，放纵轻盈的左岸生活。玉林西路虽然没有世界著名的画廊和手握大权的艺术经纪人，但不妨碍这一类人乘坐波音飞机飞到这儿，对某个不知名的画家进行“点金术”。而后者，通常很快又乘坐同样的飞机，飞往世界各地。

“白夜”和距此不远的“小酒馆”，是最先在玉林西路扎下来的小酒吧。那时，我们谁也没有经营经验。对于我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我一直向往的。“白夜”就这样呼之即出。十年过去了，我没能像村上春树那样，靠在酒吧写作赚了钱又卖掉酒吧，去专业写作。也不能像波伏瓦那样，在酒吧清淡时埋头在咖啡桌旁，写出一本又一本等身著作。而是骂骂咧咧厌倦又和好，和好又厌倦地与“白夜”纠缠不休。同时，看着玉林西路从只有三个酒吧，发展成有十几家个性不一的酒吧一条街。也看着这条街，从入夜后黑灯瞎火，变为霓虹闪亮，鬓影摇动，活色生香。



白夜一角

随着玉林西路的规划改变的是，这里不久又变成了服装一条街。个性小店成了玉林美女们的最爱。于是，这里有了许多美院毕业生，以此为据点，设计些千奇百怪的服装、首饰、灯具，或手工艺品。生意或门庭若市，或门可罗雀。视其品味价格或女店主姿色而定。甚至还有一家以黑白色装点门面的服饰店，名为“左岸”，取其字面的前卫之意。阳光灿烂的下午，各个酒吧都拉起窗帘。没有人在酒吧里写作，但美女在玻璃窗前埋头读书的造型，却也是玉林独有的。

当夜幕低垂，玉林西路就燃起了它高烧的颜色。威士忌和哥伦比亚咖啡香味，飘洋过海进驻玉林。艺术家和美女们都昼伏夜出，留着长发和寸头的艺术家或一些艺术混混，在各个酒吧进进出出。美女和外表看来也是美女的三陪小姐，也进进出出。他们（艺术家和美女）互相需要互相勾引，互相哄抬自己和酒水的市价。每到周末，总有些摇滚新手和追星族，咬着啤酒瓶，蹲在小酒馆门口。一天深夜，我看见两个从重庆移民到成都玉林西路的画家，与几位时髦拔尖的女孩，坐在成都特产“耙耳朵”车上，从“白夜”呼啸而过，发出被幸福灼伤的尖叫声。恍惚中，好像十九世纪的浪荡子肥马轻裘，穿过巴黎拉丁区的阴暗小道；波德莱尔的“恶之

花”散发着颓废的香味，像万花筒式的，给我们旋出了一个玉林的海市蜃楼。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卡布其诺、酒精、上升的烟，混合着勾引推拒和自由的性爱，而不是更少的。

2000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最具左岸精神的一条街）上闲逛，当我在一家咖啡馆坐下歇脚时，我却并不知道它就是著名的“花神”咖啡馆，我不敢相信它就是如此普通、不起眼、侍者冷淡、价钱昂贵。甚至在里面找不到波伏瓦和她同时期的名人的哪怕一张照片，但是却人头攒动，生意仍是奇好。也许这就是真正的左岸气质（与玉林相像）：生活就是生活，生意就是生意，与潮流时尚学术无关。

使我遗憾的只是我心爱的帽子，情人节的礼物，遗落在据说是波伏瓦当年写作的咖啡桌旁，我只好在白夜旁边的小店，另外淘到一顶。

2003. 10

以白夜为坐标

Tales of White Nights

—

白夜前面，是一个扇形路口，路的右边，是一条窄街。在2002年之前，1994年之后，它是麻辣烫一条街。那时，成都刚刚兴起这样一种简易火锅吃法。年轻人，主要是年轻人，都喜欢这样一种进餐形式：四五个人、五六个人、最多七八个人，围坐在一个小炉旁，将各种串成一串的蔬菜、肉类、肝脏类、菌类，一并焖入锅内。几分钟后取出，放入油碟之中。与火锅的油碟不同，麻辣烫的油碟有许多选择，以干海椒面为主。也就是说，麻辣烫远比火锅更浓烈、更火爆、更合年轻人口味；一时间，成为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成都“吃文化”中的新宠。

2002年之后，白夜所在的辖区芳草街办事处，将玉林西路规划成了服装一条街，小区也开始走优雅高端路线。麻辣烫这种“直接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差的形式，自然是首先清除的对象。

2002年，我开始亲眼目睹沿街的一连串进深很浅的麻辣烫小店，也就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不可能开酒吧的商铺，变成了酒吧一条街。在这些酒

吧前面的丁字路口，高高地竖起了一个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面是“坐标”二字。的确，它一时间也成为了这几家酒吧的坐标。有好几次，我走到白夜门口，听见有些人站在招牌下打手机：“我现在正在坐标旁边的黑夜酒吧……”或是“我正在坐标旁边的白日酒吧……”，对于没有文学情结的普通酒客而言，并且，对于离回归线颇远的成都人来说，“白夜”是一个奇怪的名字。所以，以“坐标”为坐标，他们无意识地纠正着这个名字。

如果以白夜为坐标，左拐两三家铺面之后，是欧师按摩康。白夜的客人为他提供了不少的客源。欧师按摩康紧邻的两间房间，打通为铺面，是十年内盛衰不倒的“龙虾一绝”。十年来，白夜与龙虾的关系，因它而不断发生碰撞。也许走遍全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酒吧，能将一锅通红的铺满焦红干辣椒的“盆盆虾”，端到吧台上。让客人一边喝着干红葡萄酒，一



1998, 白夜书吧一角, 墙上 是巴希利科夫的招牌照片

边就着蟹甲飞舞的龙虾。这不是把酒吧弄成街边小摊的光景了吗？当第一盘龙虾端进白夜时，我的确脑海中这样一闪念。但是，在酒客（大都是熟人朋友）的强烈要求下；尤其是想着隔壁的小酒馆，在一个隆冬之夜，甚至曾将一小火锅，连火炉一齐端进酒吧。我也就只能屈服于这样有“成都特色”的酒吧服务了。当然，这是2000年之前，是成都酒吧业还处在酒吧与酒馆的磨合阶段。后来著名的“半打”“空瓶子”酒吧，将这种街边小摊式的“盆盆虾”，改造成了外表干净、方便的“串串香”，成了酒吧夜生活的必备点心。一时间，麻辣火锅的浓烈气味与威士忌的芳香，一起漂浮在成都酒吧的各个空间里。没有人觉得二者不协调。即便在这一时间内，我还想“葡萄美酒夜光杯”，但是，“欲饮骰子酒客催”。我也只能屈服于“消费者”的品味。

成都人总是把任何一种舶来的文化，最终改造成具有成都特色的东西，外来文化嘛，不过相当于川菜中的一些材料。最终还是用花椒、海椒、葱姜、蒜苗，将它们炒成新派川菜中的一道名菜。有一次，一位在北京出生的美国人柯鲁特地来咨询我，他说想在成都开一家专门品尝红葡萄酒的酒吧，“要有几十种不同的葡萄酒，让人们可以一一品尝不同的口感”。我知道，那样的酒吧，我在欧洲看到过，很好。吧台上一溜挂架上，挂着各种不同的酒瓶，它们一律瓶口朝下，酒保不时地将酒杯凑上去，放满一杯，递给酒客。

“你知道成都人怎样喝葡萄酒吗？”我问柯鲁。

“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他。

“成都人将葡萄酒倒在扎杯里，不但加冰块，还往里加可乐”。我的话说得恶狠狠的，柯鲁的舌头伸出来，半天没缩回去。

“这不糟踏葡萄酒吗”，他用纯正的普通话说。

“你都是在中国长大的，应该知道中国人只有喝白酒的时候，才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尝呢”。

当然，柯鲁就此打消了在成都做葡萄酒代理的打算。前几天，在《三